

大型系列报道

让历史照亮未来



河北省宣传部 联合举办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

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艺术...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。

刻瓷,就是取白瓷胎体细腻者,以金石笔刀为笔,于瓷器表面刻划、凿绘各种形象和图案。

我曾在宜兴看到过在紫砂壶烧制之前的胎体上,刀笔篆刻;也曾在磁州窑目睹线条在瓷器上韵律般舞蹈,还曾在曲阳亲自感受用锤及錾在大理石上石屑纷飞的场面。

《旧都文物略》记述也很简略,在《技艺略》中仅53字:刻瓷以朱友麟为最著,世居北平,设馆肆,曰师古斋。

朱友麟虽世居北京,却是河北冀中地区人氏,1883年生。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顺天府尹陈壁在北京承办工艺学堂,又称农工学堂,设有雕漆、刺绣、铸瓷等科,19岁的朱友麟考入学堂铸瓷科。

农工学堂铸瓷科,所教的就是刻瓷技术。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艺术,是绘画与篆刻相结合的技艺,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。

从艺术源头上讲,很多专家推测,我国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刻瓷的工艺,称为刻玉,也算是刻瓷技艺的萌芽。

到了宋代,在瓷胎上刻出花样再行烧制的技艺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。待到明清时期,尤其是清代中期开始,文人墨客在瓷器上赋诗题词成为常事,而各类瓷器制作亦趋于成熟。

朱友麟所在的农工学堂属于官办,官办的好处在于能接触到很多民间见不到的艺术作品,尤其是清代内廷所藏作品。

偶然间翻到一本旧书,名字叫《旧都文物略》。该书记述的多为老北京历史掌故、园林建筑以及器作、风俗等,虽是故文旧事,也颇有嚼头。

我在书里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,他就是我去年参与编纂《中国工匠·河北卷》一书时,曾查找和撰写过人物小传的朱友麟。

友麟刻瓷

刘正其



朱友麟作品

二 刺绣与刻瓷,磨的不仅是技术,也是心性。朱友麟存世的照片很少,但都能从质朴的穿着里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,这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。

《旧都文物略》例言标明,虽名旧都,但并不以当时的北京市区为限,凡历史上伟大、有名的建筑或中外人士所必至,均在此书作详细叙列,宗旨在于阐扬文化,发皇吾国固有深厚伟大精神。

在师古斋时期,朱友麟的刻瓷艺术,在风格和技法上臻于极致。朱友麟的刻瓷胎体,大部分都选自上好的景德镇白釉素瓷,也包括其他的素色瓷片或各种形制的器皿。
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非细腻的笔法不足以彰显中国画在线条上的韵味,朱友麟与陈智光在用刀上,取南北两地所长,对刀具进行了改良。

朱友麟和陈智光的老师

华约三是上海人,南方刻瓷惯用的工具是钨钢刻刀,而北方刻师则喜欢錾和锤,刻瓷手法以小刻刀剔线,用锤击打錾子,錾出痕迹,其效果往往略显粗糙。

后来,出于生计,陈智光去了上海,以象牙平刻为主带徒传艺,并将北方刻瓷艺术传入上海。

朱友麟和陈智光在北京,亦为生计所迫,偶尔也改刻一些水晶或玉石等作为谋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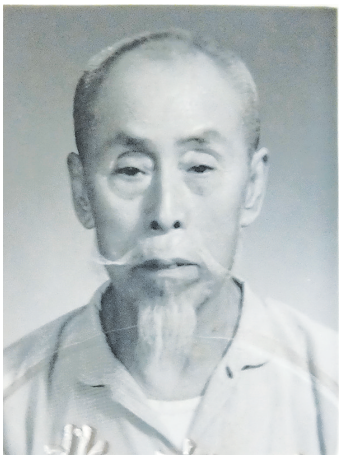
贴补。就在这样的艰苦困境下,朱友麟从没放弃对艺术的刻苦钻研和大胆尝试,进一步创新发展了刻瓷工艺技法,从雕刻工笔风格走上了雕刻写意风格的道路。

从技法上讲,朱友麟先在瓷器胎面上刻出各种印纹,然后着墨,再浸渍出各种花纹纹线。同时,刻瓷刻线最大的难点在于瓷器胎面光滑,胎体很薄,器身表面多有一定弧度,在力道上要要求极高,精神也要高度集中。

朱友麟存世的照片很少,但都能从质朴的穿着里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,这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。



朱友麟作品《山楼清晓》



朱友麟

三 优秀的刻瓷艺人,必须要兼具陶瓷、绘画、书法及篆刻等多种知识,这就使得刻瓷艺术的传承非常不易。

中国各艺术门类的成功匠人,大都有与知名艺术家合作的过程。文人参与艺术品创作,无论在内涵、思想及技法等各个角度,都能给予艺术以质的提升。

1933年,国画大师张大千由苏州移居北平。无意间看到朱友麟的刻瓷作品,遂一见倾心,与朱友麟结为艺坛契友。

张大千往往在瓷件上直接落笔画稿,朱友麟奏刀刻。要知道,书画家于纸上轻轻一笔,但刻瓷师则要在光洁的瓷面上以千百刀的细致、深深浅浅的刀纹,神韵不失地立体呈现,此水磨工夫非一般人能为、能及、能成。

朱友麟不仅与张大千相交甚笃,还时常和齐白石、吴作人、叶浅予等书画大师、文化名家合作,其作品往往成为传世珍品。

刻瓷艺术品表面的墨迹,需稳定干练的刀法,在深浅、粗细间显出精神面貌。书画的线条有其内在的逻辑,而每位艺术家又都有自己的特色,朱友麟能在诸多的艺术家笔法中,瞬间以刀笔呈现出神韵,其质朴拙厚、洒脱稳健的功力,于不变的刀笔中奇境横生。

近年来还现世一款瓷板屏风《山楼清晓》,由朱友麟与非闇合作。于非闇工于工笔花鸟,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上一位全面的文人书画家。

术水准的高度评价,其铁笔与山水画,堪称双绝。

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几乎被人们遗忘、濒临失传的刻瓷艺术,再次焕发光彩。国家对于优秀的民族艺术,进行抢救,在社会上挖掘民间艺人。

朱友麟的作品,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“国宝”。如今传世的,多有《皆大欢喜》《万年红》等。其中《万年红》,是1959年由吴作人创作,朱友麟刻画而成。

1964年,朱友麟去世。大师级刻瓷艺术家自此远去,但他留下的技艺,却成为时代的烙印,在时光里永不磨灭。

(本版图片由刘正其提供)

浮夸文风,其害猛于虎

韩莉

文风无小事。近期,跪求体、哭晕体、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频,消解媒体公信力,污染舆论生态,扭曲国民心态,不利于成风化人、凝聚人心、构建清朗网络空间。

最近在网上,美国害怕了、日本吓傻了、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,总能赚取大量点击。这种浮夸体文章,表面上看似赞扬国家强大,实则高级黑,不仅无法增强国人自信心,反而适得其反,浮夸文风着实害人害己。

浮夸文风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成因。首先是制造者惟点击量是瞻的趋利心态所致。浮夸型文章的始作俑者有两种人,一种是腹中空虚却想充当意见领袖者,他们以说大话、吹大牛的方式,实现拉大旗作虎皮的目的,用大数据、大场面、大格局去吓住受众,让对方关注自己、信任自己、崇拜自己,为的是我发声你得听,此种人可恶;另一种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,他们直接把标题就要一吓一乍,事实就要似是而非,当作信条,其键盘下的爆款,打造过程,满满都是套路:首先甩出一个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,然后是情绪高亢、用词夸张,问号和感叹号频出的行文,最后用含糊不清的论据来印证自己先前提出的各种雄壮论点,得出,不靠谱却气壮山河的结论,此种人可怕。这两种人的共同点是没有道德下限,为了获取点击量和打赏等钱途,想尽办法把文章推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,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,其后果是让这些读者形成好高骛远、夜郎自大的心态,严重者甚至会使国家名誉陷入摔杀陷阱。

其次是受众的自嗨,情绪所致。近两年来,有一说一的媒体往往面临着明显的孤单寂寞冷的境遇,因为不知从何时起,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,本来有集体自豪感是好事,但如果其中掺杂了自满自负,那么这种情绪就十分有害了。如果说过去广受诟病的是板起面孔的八股文风,那现在应该警惕的便是这种一味盲目乐观的自大情绪。在网络讯息体量巨大、各种冲击眼球的文字扑面而来,的情况下,客观冷静严谨的文风很难吸引受众的目光,似乎只有口气超大、语气超强,才是对读者(或者说粉丝)真诚投入的共情。

因此,若想矫正浮夸文风首先要知其害。一个时代的文风,往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社会风貌,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。因此,浮夸文风带来的危害,绝不仅仅是让人轻视、自满那么简单,它会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、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,甚至成为阅读受众的迷魂汤,虚幻剂和社会的分隔器。以自我标榜换来的所谓自信与自豪,并不会给国民带来任何的尊重,反而掩盖了人们知己知彼、发现不足迎头赶上人们的视线和眼量。其害重于疫、猛于虎。

知其害之后,更要知道如何除其害。要打造简单明了好文章,开门见山、删繁就简,用最清晰扼要又接地气的语言让人懂,才是正道,故意云山雾罩以显示自己的高大上,尤不可取。此外,任何时代,一篇值得看的文章,真字不能丢,最好听的话,是真心,最好看的新闻,是真实。一篇真正的雄文,靠的绝不是自嗨自擂和华丽辞藻,而是真实可信。告别浮夸,真实准确,用心打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,满怀诚意,文风才是好文风。



电邮 t36@tom.com hbrbwhzk@163.com

回音壁

主持人 韩莉

●王湖泉:舞台剧别让多媒体喧宾夺主

现在不少舞台剧都存在这个问题,当舞美解决不了的时候,就靠多媒体了,就靠视频了。那还看什么舞台剧,不就跟着电影一样了?

7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滚动资助项目《国之当歌》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办。会上,不少专家谈到了现在舞台剧制作的一个弊病:舞台上太多多媒体视频,反而影响剧目的呈现。中央歌剧院一级导演王湖泉直言,现在都讲究混搭,结果混搭进来的视频信息量太大,反而喧宾夺主,影响角色的表演和音乐的呈现,观众没法感受舞台戏剧本身的魅力了。

●施战军:90后作家是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

90后作家的写作源自天真,又能正视自己的生活,没有太多的妄念和姿态性的宣言,显示出这一代人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7月9日《西安晚报》日前,由中国作家协会、《作品》杂志社共同主办的90后: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文学评论家施战军在现场这样形容90后文学写作:张牙舞爪的猴子其实都是沉默大象的化身,今天看到90后作家的作品,感觉到中国文学确实是代代不息。

●项兆伦:非遗保护的基本立足点是其生命力

非遗不是文物,非遗是在能动的实践中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,非遗保护的基本立足点是确保非遗的生命力,实现可持续发展,努力实现传承非遗与改善生活、丰富生活的统一,提升年轻一代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。

7月10日《光明日报》要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,让非遗传承人尊严、有收入,非遗才能重现活力和生机,才能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进而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。近日,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支持,中国传媒大学承办的2018非遗传播专题研讨会上,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表示,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是要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。

●邱华栋:只要语言不死文学就会永恒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我们通过语言来讲故事,来保持生活景观和想象力。伴随着网络文学蓬勃发展,只要语言不死,文学就会永恒。

7月9日《北京青年报》2018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+大会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行,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、作家邱华栋在会上表示,当下小说传播的电子化、网络化是一个趋势,众多媒体的互动和传播非常有利于文学的繁荣发展。而且,网络作家的写作也越来越专业化,越来越有深度、有责任、有担当。